

徐志摩四角戀 (三)

張源

一萬二千度熱成冰

無可否認，徐志摩的「愛眉小札」，是日記，也是情書，那是純粹寫給他的愛人陸小曼看的，姑不論「愛眉小札」的文學價值若何，它總是大詩人徐志摩肺腑之言，心血結晶，既然能够公諸於世，那就值得一讀再讀，反覆玩味，我們深信，每讀一遍都能有新的體認，新的感受。難怪拙作在「中外」雜誌刊出以後，接獲那麼許多位讀者熱烈的反應。

現在，商得中外編者同意後，將徐志摩的心聲一次刊完，然後我們再來探討詩人當年轟動中外的羅曼史。

(八月二十二日)眉：今兒下午我實在是餓慌了，壓不住上衝的肝氣，就這麼說吧，倒叫你笑話醋勁兒大，我想想是覺得有點過份的不自持，但同時你當然也懂得我的意思。我盼望，聰明的眉呀，你知道我的心胸不能算不坦白，度量也不能說是過分的窄。我最恨是碎瑣地方認真，但

大家要分明，名分與了解有了就好辦，否則就如一盤不分疆界的棋，叫人無從下手了。很多事情是庸人自擾，頭腦清明所以是不能少的。

你方才跳舞說一句話很使我自覺難為情，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客氣？」難道我真的氣度不寬，我得好好的反省才是。眉，我沒有怪你的地方，我只要你的思想與我的合併成一體，絕對的混雜，那就不易見錯兒了。

我們互相體諒；在你我間的一切都得從一個愛字裏流出。

我一定聽你的話；你叫我幾時回南我就回南，你叫我幾時往北我就幾時往北。

今天本想當人前對你說一句小小的怨語，可沒有機會，我想說，「小眉真對不起人，把人家萬里路外叫了回來，可連一個清靜談話的機會都沒給人家！」下星期西山去一定可以有機會了，我想着就起勁，你呢，眉！

我較深的思想一定得寫成詩才能感動你，眉，有時我想就只你一個人真的懂得我的詩，愛我

的詩，真的我有時恨不得拿自己血管裏的血寫一首詩給你，叫你知道我愛你是怎樣的深。

眉，我的詩魂的滋養全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詩魂像抱親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給他穿，他餓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愛他就不愁餓不愁凍，有你的愛他就有命！

眉，你得引我的思想往更高更大更美處走：假如有一天我思想墮落或是衰敗時就是你的羞恥，記着了，得！

已經三點了，但我不對你說幾句話我就別想睡。這時你大概早睡着了，明兒九時半能起嗎？我怕還是問題。

你不快活時我最受罪，我應當是一個有特權有義務給你安慰的人不是？下回無論你怎樣受了誰的氣不受用時，只要我在你旁邊看你一眼或是輕輕的對你說一兩個小字，你就應得寬解；你永远不能對我說「Shut up」，當然你決不會說的，我是說笑話，(叫我心裏受刀傷。

我們男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癡子，真也奇

怪，我們的想頭不知是那轉的，比如說去秋那『一雙海電』；爲什麼這一來就叫一萬二千度的熱頓時變成了冰，燒得着天的火立刻變成了灰，也許我是太癡了，人間絕對的事情本是少有的。All or Nothing到如今還是我做人的標準，

眉，你真是孩子，你知道你的情感的轉向來得多快，一會兒氣得話都說不出，一會兒又囔吃麵包了！

今晚與你跳的那一個舞，在我最enjoy不過了，我覺得從沒有經驗過那樣濃艷的趣味——你要知道你偶爾喚我時我的心身就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昨晚來今雨軒又有慷慨激昂的「援女學聯會」，有一個大鬍子矮矮的，他像是大軍師模樣，三五個女學生一羣男學生站在一起談話，女的哭哭噪噪，一面擦眼淚，一面高聲的抗議，我只聽見『像這樣還有什麼公理呢？』



太戈爾（左）、徐志摩（右），兩位東方大詩人的合影。

『又說』誰失除了，誰受重傷了，誰準叫他們打了，唉，一定是打死了，烏烏烏烏……』

眉到看得好玩，你說女人真不中用，一來就哭；你可不知道女人的哭才是她的真本領哩！

今天一早就下雨，整天陰霾到底，你不樂，我也不快；你不願見人，並且不願見我；你不打電話，我知道你連我的聲音都不願聽見，我可一點也不怪你，眉，我懂得你的抑鬱，我只抱怨我不能給你我應分的安慰。十一點半了，你還不會回家，我想像你此時坐在一羣叫囂不相干的俗客中間，看他們放肆的賭，你儘楞着，眼淚向裏流着，有時你還得陪笑臉，眉你還不厭嗎，這種無謂的生活，你還不造反嗎，眉？

沒一分鐘不念癡情

我不知道我對你說着什麼話才好，好像我所

有的話全說完了，又像什麼話都沒有說，眉呀，你望不見我的心嗎？這淒涼的大院子今晚又是我單個兒佔着，靜極了，我覺得你不在我的周圍，我想飛上你那裏去，一時也像飛不到的樣子。眉，這是受罪，真是受罪，方才「先生」說他這一時不很上我們這兒來，因爲他看了我們不自然的情形覺着

不舒服，原來事情沒有到門大家見面打哈哈到沒有什麼，這回來可不對了，悲慘的顏色，緊急的情調，一時都來了，但見面時還得裝作，那就是痛苦，連旁觀人都受着的，所以他不願意來，雖則他狠Miss你。他明天見娘談話去，他再不見效，誰都不能見效了，他真是好朋友，他見到，他也做到，我們將來怎樣答謝他才好哩。S來信有這句話——我覺得自己無助的可憐，但是一看小曼我覺得自己運氣比她高多了。如果我精神上來，多少可以做些事業，她却難上難，一不狠心立志，險得狠，歲月蹉跎，如何能保守健康精神與身體，志摩你們都是她的至近朋友，怎不代她設想設想？使她蹉跎下去，真是可惜，我是巾幗，到底不好參與家事……。

（八月二十四日）這來你真的很不聽話，眉，你知道不？也許我不會說話，你不愛聽，也許你心煩聽不進，今晚在真光我問你記否去年第一次在劇場覺得你的髮髻擦着我的臉，（我在海拉爾寄回一首詩，紀念那初度尖銳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你理都沒有理會我，許是你看電影出了神，我不能過分怪你。

今晚北海真好，天上的雙星那樣的晶清，隔着一條天河舍情的互勝着；滿池的荷葉在微風裏透着清馨；一彎黃玉似的初月在西天掛着，無數的小虫相應的叫着；我們的小舫在荷葉叢中刺着，我就想你，要是你我倆坐着一只船在湖心裏蕩着，看星，聽虫，嗅荷馨，忘却了一切，多幸福的事，我就怨你這一時心不靜，思想不清，我要你到山裏去也就爲此。你一到山裏心胸自然開豁

的多，我敢說你多忘了一件雜事，你就多一分心思留給你的愛：你看看地上的草色，看看天上的星光，摸摸自己的胸膛，自問究竟你的靈魂得到了寄託沒有，你的愛得到了代價沒有，你的一生尋出了意義沒有？你在北平城裏是不會有清明思想的——大自然提醒我們內心的願望。

我想我以後寫下的不拿給你看了，眉，一則因為天天看煩得很，反正是這一路的話，這愛長愛短老聽也是怪膩煩的；二則我有些不甘願，因為分明這來你並不怎樣看重我的『心聲』。我每天

不是怕風吹雨打
不是羨蠟燭香重

但喜歡那折花的人
高興和伊親近

恭辭鬼錄二卷了

將伊親手收存

寄與伊心上的人

當一封沒有字的書信

五三年作瓶花詩寄給

小曼，後來稍修改了幾個字

今天重寫了，小曼

通之

胡適之贈小曼的詩。

的寫，有功夫就寫，倒像是我唯一的功課。很多是夜闌人靜半夜三更寫的，可是你看也就翻過算數，到今天你那本子還是白白的，我問你勸你的話你也從不提及，可見你並不會看進去，我寫當然還是寫，但是我想這來不每天繳卷似的送過去，我也得媽虎，等你自己想起時間起時真的要



名詩人邵洵美贈徐志摩陸小曼的畫
與諧詩

洵美

月來你已經看够了不成？我的話準沒有先前的動聽，所以你也再不着急要，雖則我自問我對你一向的深情真是一天深似一天，我想看你的字，想聽你的話，想摟抱你的思想，正比你幾個月前想要我的有增無減，眉，這是什麼道理？我知道我如其儘說這一套帶怨意的話，你一定看得更不耐煩，你真是愈來愈蠢了，什麼新鮮的念頭，討人歡喜招人樂的俏皮話一句也不想，——本子一頁又一頁只是扳著臉子說的鄭重話，那能怪你不愛看——我自個兒活該不是？下回我想來一個你給我的信的一個研究——我要重新接近你那時的真與摯，熱烈與深切。眉，你知道你那時偶爾看

一眼，那一眼裏含着多少的深情呀！現在你快正眼都不愛瞞我了，眉，這是什麼道理？你說你心煩，所以連面都不願見我——我懂得，我不怪你，假如我再跑了一次看看——我不在跟前時也許你的思想到會分給我一些？許你說人在身邊，何必再想，真是！這樣來我願意我立即死了，那時我倒可以希望佔有你一部分純潔的思想的快樂。眉，你幾時才能不心煩？你一天心煩，我也一天不心安，因為我們倆的思想鑲不到一起，隨我怎樣的用力用心……

眉，假如我逼你跟我走，那是說到和平辦法真沒有希望時，你將怎樣發付我？不，我情願收回這問句，因為你也許忍心拿一把刀插在愛你的

摩的心裏！

咳，「以不了了之」，什麼話！我倒不信，志摩不是懦夫，到相當時候我有我的顏色，無恥的社會你們看着吧！

眉，只要你有一個日本女子一半的癡情與俠氣——你就跟我飛了，什麼事都解決了。亂絲總得快刀斬，眉，你怎的想不通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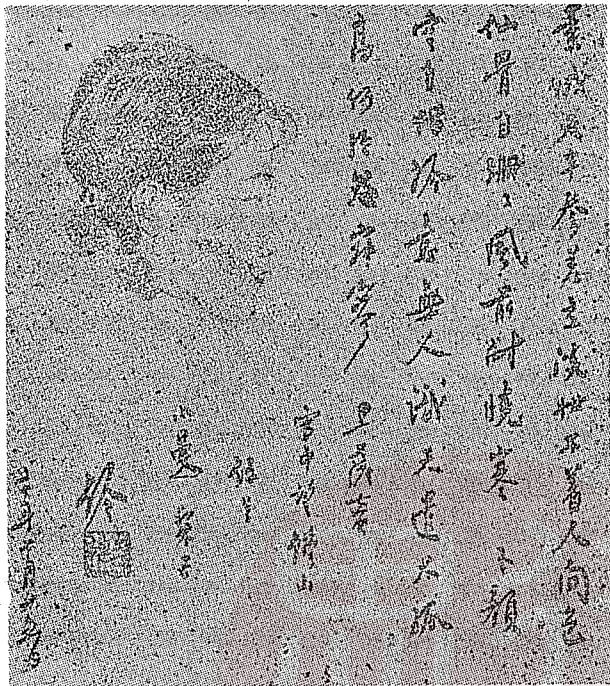
上海有時症，天又熱，我也有些怕去。

（八月二十五日），眉，你快樂時就比花兒開，我見了直樂！

我所有的只是愛情

（八月二十七日）兩天不親近愛眉小扎了，真覺得抱歉。

香山去只增添，加深我的懊喪與惆悵，眉，



才高貌醜的楊杏佛繪陸小曼圖及自題詩。

沒有一分鐘過去不帶着想你的癡情，眉，上山，聽泉，折花，望遠，看星，獨步，嗅草，捕虫，尋夢，——那一處沒有你眉，那一處不惦著你眉，那一個心跳不是為著你眉！

我一定得造成你眉；旁人的閒話我愈聽愈惱，愈憤愈自信，眉，交給我你的手，我引你到更高處去，我要你托胆的完全信任的把你的手交給我。

我沒有別的方法，我就有愛，沒有別的天才，就是愛；沒有別的能耐，只是愛；沒有別的動力，只是愛。

我是極空洞的一個窮人，我也是一個極充實的富人——我有的只是愛。

眉，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來洗濯誰來；你不來解渴誰來；你不來照形誰來！

我白天想望的，晚間祈禱的，夢中纏綿的，平且時神往的——只是愛的成功，那就是生命的成功。

是真愛不能沒有力量；是真愛不能沒有悲劇的傾向。

眉，「先生」說你意志不堅強，所以目前逢著有阻力的環境倒是好的，因為有阻力的環境是激發意志最強的一個力量，假如阻力再不能激發意志時，那事情也就不易了。這時候各界的看法

各各不同，眉，你覺出了沒有？有絕對懷疑的；有相對懷疑的；有部分同情的；有完全同情的（那很少，除是老K）；有嫉忌的有陰謀破壞的（那最危險）有肯積極助成的；有願消極幫忙的都有。但是，眉，聽着，一切都跟着我自己走；只要你我有意志，有氣，有勇，加在一個真的情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的！

有你在我的懷中，雖則不過幾秒鐘，我的心頭便沒有憂愁的踪跡；你不在我的當前，我的心就像掛燈似的懸著。

你為什麼不抽空給我寫一點？不論多少，抱著你的思想與抱著你的溫柔的肉體，同樣是我這輩子無上的快樂。

往高處走，眉，往高處走！

我不願意你過分「愛物」，不願意你隨便化錢，無形中養成「想什麼非要到什麼不可」的習慣；我將來決不會怎樣賺錢的，即使有機會我也不來，因為我認定奢侈的生活不是高尚的生活。

愛，在儉樸的生活中，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華的生活中，即使有愛，不能純粹，不能自然，像是熱屋子裏烘出來

的花，一半天就衰萎的憂愁。
論精神我主張貴族主義；談物質我主張平民主義。

眉，你閒着時候想一想，你會不會有一天厭棄你的摩。

不要怕想，想是領到「通」的路上去的。
受朋友憐惜與照顧也得有個限度，否則就有界限不分明之危險。

小的地方要防，正因爲小的地方容易忽略。

(八月二十八日)這生活真悶得死人，下午等你消息不來時我反仆在床上，淒涼極了，心跳得飛快，在迷惘中呻吟著「Let me die, let me die, O Love!」

眉，你的舌頭上生泡，說話不便利；我的舌頭上不生泡，說話一樣的不能出口，我只能連聲的叫你，眉，眉，你聽着了沒有？

爲誰憔悴？眉，今天有不少人說我。

老太爺防賊有功，應賞反穿黃馬褂！

心裏祇是一束亂麻，叫我如何定心做事。

「南邊去防口實，」咳眉，這回再要「以不了了之」，我真該投身西湖做死鬼去了。我本想在南行前寫完這本日記的，但看情形怕不易了，眉，這本子裏不少我的嘔心血的話，你要是隨便翻過的話，我的心血就白嘔了！

(八月二十九日)，眉，今天今晚我釋然得很。

(八月三十一日)，眉，今晚我只是「爽然」！「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多淒涼的情調呀！北海夜色荷香，再會了！

織女與牛郎，清淺一水隔，相對兩無言，盈盈復派派。

你眼珠裏有我淚水

(九月五日)前幾天真不知怎樣過的，眉呀，昨晚到站時D背給我聽你的來電，他不懂得末尾那個眉字，瞎猜是密碼還是什麼，我真忍不住笑了——好久不笑了眉，你的摩？

「先生」真可人，「一切如意——珍重——

眉」多可愛呀，救命王菩薩，我的眉！這個世界畢竟不是騙人的，我心裏又漾着一陣甜味兒，癡齊齊怪難受的，飛一個吻給我至愛的眉，我感謝上蒼，真厚待我，眉終究不負我，忍不住又獨自笑了。昨夜我住在蔣家，覆去翻來老想着你，那睡得着，連着甜蜜的叫你噴你親你，你知道不，我的愛？

今天捱過好不容易，直到十一點半你信才來，阿彌陀佛，我上天了。我一壁開信就見着你肥肥的字跡我就樂，想躲着眉，我媽坐在我對桌，我爸躺在床上同聲笑着罵了，「誰來看你信，這鬼鬼祟祟的幹麼！」我倒怪不好意思的，念你信時我面上一定很有表情，一忽兒緊繃着眉頭，一忽兒笑逐顏開，媽準遞眼風給爸笑話我哪！眉，我真心的小龍，這來才是推開雲霧見青天了！我心花怒放就不用提了，眉，我恨不得立刻撲著你，親你一個氣都喘不回來，我的至寶，我的心血，這才是我的好龍兒哪！

你那裏是披心瀝胆，我這裏也打開心腸來收受你的至誠，同時我也不敢不感激我們的「紅娘」，他真是你我的恩人你我還不爭氣一些！

說也奇怪，昨天還是在昏沈地獄裏坑着的，這一來勇氣全回來了，你答應了我的話，你給了我交代，我還不聽你話向前做事去，眉，你放心，你的摩也不能不給你一個好「交代」！

今天我對P全講了，他明白，他說有辦法，可不知什麼辦法？

「真厭死人，娘還得跟了來！我本想到南京去接你的，她若來時我連上車站都不便，這多氣人

。可是我聽你話眉，如今我完全聽你話。你要我怎辦就怎辦，我完全信託你，我耐著——爲著你眉。

眉，你幾時才能再給我一個甜甜的——我急了！

(九月八日)風波，惡風波。眉，方才聽說你在先施吃冰淇淋剪髮，我也放心了；昨晚我說——「The absolute way out is the best way out」

我意思是要你死，你既不能死，那你就活；現在情形大概你也活得過去，你也不須我保護；我爲你已經在我的靈魂上塗上一大塔的蜜煤，我等於說了謊，我想我至少是對得住你的；這也是運氣使然，有行動時只是往下爬，永遠不能向上爭，我只能暫時洒一滴創心的悲淚，拿一塊冷笑的毛氈包起我那流鮮血的心，等着再看隨後的變化罷。

我此時竟想立刻跑開，遠着你們，至少讓「你的」幾位安安心；我也不寫信給你，也沒法寫信；我也不想報復，雖然你娘的橫蠻真叫人髮指；我也不要安慰，我自己會騙自己的，罷了，罷了，真罷了！

一切人的生活都是說謊打底的，志摩，你這個癡子妄想拿真去代謊，結果你自己輪着雙層的大謊，罷了，真罷了！

眉，難道這就是你我的下場頭？難道老婆婆的一條命就活活的嚇倒了我們，真的蠻橫壓得倒真情嗎？

眉，我現在只想在什麼時候再有機會抱着你

痛哭一場——我此時忍不住悲淚直流，你是弱者眉，我更是弱者的弱者，我還有什麼面目見朋友去，還有什麼心腸做事情去——罷了，罷了，真罷了！

眉，留着你半夜驚醒時一顆淒涼的眼淚給我吧，你不幸的愛人！

眉，你鏡子裏照照，你眼珠裏有我的眼水沒有！

唉，再見吧！

這生活真太蹊蹺了

(九月九日)今晚許見着你，眉，叫我怎樣好！說我非但近癡，簡直已經癡了。方才爸爸進來問我寫什麼，我說日記，他要看看前面的題字，沒法給他看了，他指了指「眉」字，笑了笑，用手打了我一下。爸爸真通人情，前夜我沒回家他急得什麼似的一晚沒睡，他說替我「捏著一大把汗」，後來問我怎樣，我說沒事，他說「你額上亮着哪」，他又對我說「像你這樣年紀，身邊女人是應得有一個的，但不可能胡鬧，以後，有夫之婦以少接近為是。」我當然不能對他細講，點頭算數。

昨晚我叫夢象纏得真苦，眉你真害苦了我，叫我怎生才是？我真想與你與你們一家人形跡上完全絕交，能躲避處躲避，免不了見面時也只隨便敷衍。我恨你的娘刺骨，要不為你愛我，我要叫她認識我的厲害！等着吧，總有一天報復的！我見人都覺著尷尬，了解的朋友又少，真苦死。前天我急極時忽然想起了LY，她多少是個

有俠氣的女子，她或能幫忙，比如代通消息，但我現在簡直連信都不想給你通了。我這裏還記着日記，你那裏恐怕連想我都沒有時候了，唉，我想起你那專暴淫蠻的娘！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的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蓮瓢，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捲護著銷魂的歡戀，

我又聽著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愛，這是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說你負，更不能猜你變；

我心頭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擁；

除非是天翻，但是我不能想像那一天！

(九月十日)『受罪受大了！受罪受大了

，我也這麼說。眉呀，昨晚席間我渾身的肉都顫

動了，差一點不曾爆裂，說也怪，我本不想與你

說話的，但等到你對我開口時，我悶在心裏的話

一句都說不上來，我睜着眼看你來，睜着眼看你

去，誰知道你我的心！

有一點我却不甚懂，照這情形絕望是定了的，但你的口氣還不是那樣子，難道你另外又想出了路子來？我真想不出。

(九月十一日)眉，你到底是什麼會事？你眼看著我流淚晶晶的說話的時候，我似乎懂得你，但轉瞬間又模糊了；不說別的，就這現虧我就吃定的了，「總有一天報答你」——那一天不是今天，更有那一天？我心只是放不下，我明天還得對你說話。

事態的變化真是不可逆料，難道真有命的不成？昨晚在M外院微光中，你鏦鏦的眼對着我，你溫熱的身子親着我，你說「除非立刻跑」，那話就像電火似的照亮了我的心，那一刹那間，我樂極，什麼都忘了。因為昨天下午你在慕爾鳴路上那神態真叫我有些詫異，你一邊咬得那樣定，你心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所以我忍不住（怕你真又糊塗了）寫了封信給他，親自跑去送信，本不想見你的，他昨晚態度到不錯，承他的情，我又佔了你至少五分鐘，但我昨晚一晚只是睡不著，就惦着怎樣「跑」。我想起大連，想叫「先生」下來幫着我們一點，那樣那樣儘想，連我們在大連租的屋子，相互的生活，都一一影片似的翻上心來。今天我一早出門還以為有幾分希冀，這冒險的意思把我的心搔得直發癢，可萬想不到說謊時是這般田地，說了真話還是這般田地，真是麻維勒斯了！

我心裏只是一團迷，我爸我娘直替我着急，悲觀得凶，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咳眉，你不能成

心的害我毀我；你今天還說你永遠是我的，我沒法不信你，況且你又有那封真摯的信，我怎能不憐着你一點，這生活真是太蹊蹺了！

話裏有電、有震醒力

(九月十三日)「先生」昨晚來信，滿是慰我的好意，我不能不聽他的話，他懂得比我多，看得比我透，我真想暫時收拾起我的私情，做些正經事業，也叫愛我如「先生」的寬寬心，咳，我真是太對不起人。

眉，一見你一口氣就哽住了我的咽喉，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昨晚的態度真怪，許有什麼花樣，他臨上馬車過來與我握手的神情也頂怪的，我站着看你，心裏難受就不用提了，你到底是誰的？昨晚本想與你最後說幾句話，結果還是一句都說不成，只是加添了憤懣。咳，你的思想真混濁，我不能不說你。

這來我幾時再見你眉？看你吧。我不放心的就是你許有澈悟的時候，真要我的時候，我又不你的身旁，那便怎辦？

西湖上見得着我的眉嗎？

我本來站在一個光亮的地位，你拿一個黑影子丟了我的身來，我沒法擺脫……

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

這話裏有電，有震醒力！

十日夜裏做了一首詩：

今晚天上有半輪的下弦月；

你想攜着她的手，

往明月多處走——

一樣是清光，我想，圓滿或殘缺。庭前有一樹開騰的玉蘭花；

她有的是愛花癖，

我忍看牠的憐惜——

一樣是芬芳，她說，滿花與殘花。

濃蔭裏有一只過時的夜鶯；

她受了秋涼，

不如從前瀏亮——

快死了，她說，但我不悔我的癡情！

但這鶯，這一樹殘花，這半輪月——

我獨自沈吟，

對著我的身影——

她在那裏呀，為什麼傷悲，凋謝，殘缺？

(九月十六日)你今晚終究來不來？你下來

時我明天走怕不得相見了；你來了又待怎樣？我

現在至多的期望是與你臨行一訣，但看來百分裏

沒有一分機會？你娘不來時許還有法想；她若來

時什麼都完了。想着真叫人氣；但轉想即使見面

又待怎生，你還是在無情的石壁裏嵌著，我沒法

挖你出來，多見只多嘗銳利的痛苦，雖則我不怕

痛苦。眉，我這來完全變了個「宿命論者」，我

信人事會合有命有緣，絕對不容什麼自由與意志

，我現在只要想你常說那句話早些應驗——「我總

有一天報答你」，是的我也信，前世不論，今生

是你欠債的；你受了我的禮還不會回答；你的盟

言——「完全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還不會實踐，眉，你決不能隨便墮落了，你

不能負我，你的唯一的摩！我固然這輩子除了你

沒有受過女人的愛，同時我也自信你也該覺着我

給你的愛也不是平常的，眉，真的到幾時才能清帳，我不是急，你要我耐我不是不能耐，但怕的是華年不駐，熱情難再，到那天彼此都離朽木不遠的時候再交抱，豈不是「何苦」？

我怕我的話說不到你耳邊，我不知你不見我時心裏想的是什麼，我不能自由見你，更不能勉強你想我；但你真的能忘我麼？真的能忍心隨我去休嗎？眉，我真不信為什麼我的運蹇如此！

我的心想不論望那一方行走，碰着的總是你，我的甜；你呢？

在家裏伴娘睡兩晚，可憐，只是在夢陣裏顛倒，連白天都是心怔怔的。昨天上車時，怕你在車上，初到打電話時怕你已到，到春潤廬時怕你就到——這心頭的迴折，這無端的狂跳，有誰知道？方才送花去，躊躇了半響，不忍不送，却没有附信去，我想你够懂得。

昨天在樓外樓上微醺時那淒涼味兒，眉呀，你何苦愛我來！

方才在烟霞洞與復之閑談，他說今年紅蓼紅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我聽了又有悵觸，隨謔四句——

紅蕉爛死紫薇病

秋雨橫斜秋風緊

山前山後亂鳴泉

有人獨立悵空潭

沒有雷峯在人憶中

(九月十七日)爸今天一定很怪我，早上沒有回去，他已是不願意，下午又沒回家，他準纏

眉！但他也一定有數，我爲什麼耽着；眉，我的眉，爲你，不爲你更爲誰！可憐我今天去車站盼望你來，又不露面，心裏雙層的難受，結果還是白候，這時候有九時半！王福沒電話來，大約又沒有到，也許不叫打，我幾次三番想寫信給你可又沒法傳遞，咳，真苦極了，現在我立定主意走了，

不管了，以後就看看你了，眉呀！想不到這愛眉小扎，歡歡喜喜開的篇，會有這樣慘慘的結束，這一段公案到那一天才判得清？我成天思前想後的神思越恍惚了，再不趕快找「先生」尋安慰去，我真該瘋了。眉，我有些怨你；不怨你別的，怨你在平那一個月，多難得的日子，沒多給我一點平安。你想想北海那晚上！眉，要不是你後來那封信，我真該疑你。今天我又發憊，獨自去靈隱，直挺挺的躺在靈雷亭下那條石磴上尋夢，我過意把那小紅綢蓋在臉上，妄想倩女離魂，把你變到靈雷亭下來會我！眉，你究竟怎樣了，我那裏捨得下你，我這裏還可以像現在似的自由的寫日記，你那裏怕連出神的機會都沒有，一個娘，一個丈夫，手挽手的給你造上一座打不破的牢牆，想着怎不叫人悲憤！你說“Some day God will pity us”：but will there be such a day?

昨晚把娘給我那玻璃翠戒指落了，真嚇得我！恭喜沒有掉了；我盼望有一天把小龍也檢了回來，那才真該恭喜哪；昏昏的度日，詩意儘有，寫可寫不成，方才湊成了四節。

昨天我冒着大雨去烟霞嶺下訪桂；

南高峯在烟霞中不見；

在一家松茅舖的屋沿前

我停步，問一個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丹桂沒有去年時的媚。

那村姑先對着我身上細細的端詳；

「活像個羽毛淺癩的鳥，」

我心裏想，她，定覺得蹊蹺，

在這大雨天單身走遠道，

倒來沒來頭的問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運氣不好，來得太遲又太早；

這裏就是有名的滿家街，

往年這時候到處香得凶，

這幾天連綿的雨，外加風，

弄得這裏希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這桂子林也不能給我歡喜；

板上只見焦爛的細蕊，

看着悽慘，咳，無妄的災，

我心想，爲什麼到處憔悴？——

這年頭活着不易，這年頭活着不易！

又湊成了一首——

再不見雷峯，雷峯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葱，

再不見雷峯，雷峯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塔是掩埋——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塔是掩埋！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傅記精華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伍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鈕先銘、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傅記精華第二集

王成聖等著。定價伍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王成聖、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

傅記精華第三集

蔣君章等著。定價伍拾伍元

本書精選名家蔣君章、馮國璘等傑作拾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傅記精華第四集

楊森等著。定價伍拾伍元

本書精選名家楊森、勞幹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